

庭立記聞

庭立記聞卷二

男梁耆輯

問唐書魏氏表謂漢初魏無知封高梁侯蓋本魏書魏收自序也而收自序及北史收傳皆作高良豈二地歟曰此左傳所云高梁之虛是已梁良二字古通用予於人表考第四等隨季良下詳徵之近閱金石萃編東魏李仲璇修孔廟碑引檀弓作良木其摧以良爲梁

舊唐書經籍志有晉崇寧起居注十卷新書藝文志全晉無崇寧年號何以稱焉曰此晉哀帝起居注合隆和興寧二號稱之唐人避諱改隆和爲崇和故云崇寧也

劉知幾史通雜說篇注謂王褒庾信事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圖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書皆不傳僅

存其名而考之於史大圖所著諸書獨無淮海亂離志何也  
曰志乃蕭圖肅撰周書及北史本傳載之甚明不知何以史  
通及新舊唐志並云大圖當由圖圖字全致譌隋志又以爲  
蕭世怡撰尤誤世怡名秦梁武帝從子圖肅大圖皆武帝孫  
唐魏王泰撰括地志或兼有圖今其書不傳陽湖孫觀察星衍  
采拾遺文編次爲八卷而水經河水注引括地圖道元不應  
見李泰之書莫是後人竄入否曰酈氏所引乃河圖括地象  
也史記大宛傳索隱亦嘗引及

戰國韓策聶政陽堅刺相兼君鮑注堅政之副宋劉起潛云

名

著有隱  
居通議

西周策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陽豎卽楊堅殆堅字

近豎故誤果是否曰西周策鮑注云豎小使也韓策名堅疑  
豎字有訛劉說亦本鮑注而小使之解殊非若果小使乃微

賤之人周君何爲以乘車四馬遺之惟可疑者韓策言聶政謝車騎獨行至韓安得有副乎

春秋傳吳王夫差陸氏釋文於差字無音未知何讀曰夫差之名無義可尋顏師古漢書陸賈傳注云差楚宜切宋庠國語補音云初佳切二音不全昔年嘗質之錢竹汀先生謂當從宋未幾寄小簡云頃檢唐宋之間浣紗詩羅虬比紅兒詩皆押入麻韻又與顏宋異然則夫差之差可隨讀也

姑布子卿謂孔子如喪家之狗喪字當讀何音曰據王肅家語注主人哀荒不見飲食則肅作平聲讀然宋史寇瑊傳瑊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蓋言失其所恃也似宜讀去聲

坡詩惻惻可憐真喪

狗詩家平去兩用

元微之詩饒搖困尾喪家狗東

易大畜何天之衢注何辭也本義全似當依釋文梁武帝音賀  
爲勝曰音賀甚是何乃荷本字說文甚明噬嗑曰何校滅耳  
詩何戈與祗何蓑何笠百祿是何何天之休何天之龍而文  
選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直作荷字張載注引易亦作  
荷可證也程子曰天之衢亨誤如何字俞玉吾集說引王晦  
叔曰何當作行皆欠安虞翻云何當也卽荷字意

書堯典疏云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尙書故  
爲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晉書無孔傳五  
十八篇語豈脫文歟曰蓋臧榮緒晉書也魏書元延明傳言  
延明曾注帝王世紀

周禮天官疏引王氏漢官解是何許人曰後漢王隆撰隆字文  
山見范史文苑傳司馬彪續百官志言及之

鎮洋畢尙書沅撰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起宋太祖建隆元  
年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博搜精考遠出王宗沐薛應旂  
兩書之上但未知與李燾長編何如日畢公仿涑水例作者  
吳并依胡梅磻分注之然乖舛不少明末膠城嚴衍著資治  
通鑑補四百餘卷門人談允厚助成之許周生云書中刪多  
而補少又徵引不出正史非傑作也惟一序最佳

禮儒行疏云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  
梁紇案經疏中引世本及史記世家潛夫論志氏姓王肅家  
語唐書世系表孔氏譜皆以防叔生伯夏木金乃孔父嘉之  
子防叔之祖也沖遠爲孔氏裔孫不應自叙家世乖舛如此  
曰當是傳寫譌錯疏中木金木金生五字行文耳漢書人表  
列梁紇先世亦多闕誤

問長孫承重祖父其義何在曰宋蘇子容頌言之極當其對神宗云古者貴賤不全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大宗主祭承重喪服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長子孫與衆子孫無異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非先王制禮本意世俗之論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

班史序戾太子江充事但言充與太子有隙則其平日之讒言孔多可知特發於巫蠱一事耳曰然北堂書鈔藝文部引三輔故事云衛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惡大鼻當持紙塞其鼻而入帝怒御覽人事部疾病部又引江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此效楚鄭袖故智也

史記續龜策傳言桀聽諛臣趙梁事云春秋著之至今不忘豈

夏代已有春秋之名乎曰史通六家篇言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蓋有之矣

竹書紀年今本皆始黃帝與杜預春秋後序晉書束皙傳言起自夏殷不全疑後人僞增之曰裴駰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云紀年始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則非後人羣入矣

詩維天之命及闕宮傳兩引孟仲子之言疏謂卽孟子之孟仲子王厚齋以爲名氏之全疑是二人今無從審知惟臺卿注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詩疏引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與孟軻其事子思後學於孟軻其說是否曰漢藝文志孔叢子風俗通與孟子題辭俱言孟子子思弟子考伯魚先夫子歿五載子思八十二卒非六姑以夫子卒時子思年十歲計之當卒於周威烈王十八年而赧王元年齊伐燕孟子



所親見其去子思之卒已九十五年則孟子壽百十餘歲方

與子思相接恐未必然

孟子末篇言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蓋自孔子歿後數之

孟子自

云私淑諸人足證其非親爲弟子史遷作傳特著之曰孟軻

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自不可易則詩傳之孟仲子若謂

卽孟子中之仲子其不及事子思審矣明都穆聽雨紀談云

仲子名罍孟子之子見孟氏譜四十五代孫寧嘗得一書於

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蓋從學於公孫丑又

子見明人所纂三遷志載孟寧父公齊所藏族譜亦云孟子

娶田氏生仲子從學公孫丑以趙岐稱從昆弟爲非

公齊當宋景德

初寧元豐時人

與詩疏引孟譜異似難信也而孟季子當是仲子之

弟張九韶羣言拾唾宮夢仁讀書記數略並以季子爲孟子

弟子孟子僞疏謂卽季任必因稱季任爲季子而誤

孟子王制皆言圭田周禮獨無何也曰地官載師之仕田卽是圭田本文作士後鄭讀爲仕引孟子圭田釋之夏官司勲疏亦云圭田卽仕田卿大夫士皆有之在賞田加田之外圭田加田二種無征

周禮夏官小子珥于社稷鄭司農云珥以牲頭祭也疏謂漢時祈禱有牲頭祭未知何牲之頭曰蓋羊頭矣六官分牲而掌司徒則牛隸之司馬則羊隸之小子與羊人職聯下羊人云凡祈珥共其羊牲卽此也淮南汜論訓云饗大高者獮爲上牲今俗多以豕首享神與古珥祭異已

宣二年左傳于思杜注多鬚貌釋文曰思如字又西才反多鬚貌賈逵云白頭貌三說孰是曰于思之義蓋兼鬚鬢之多且白言之孔疏謂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未得

頭白案元爲右師時未知年幾何且鬚髮早白之人甚多不可以駁賈也詩有免斯首箋訓斯爲白疏卽引于思解之又引服虔云白頭貌與賈逵全思斯字異音全則思當如字讀下句來字叶力知反邾之終風王之曰夕鄭之子衿俱思來叶韻而讀西才反者字又作偲朱子注盧令之詩以偲爲多鬚亦引于思作證蓋從釋文第二音諸葛堂云于思之思從顙省當音西才反蓋謳者但指而目之曰于顙于顙而多鬚多鬚之貌已在目中不必泥解

宋史何承矩傳承矩爲緣邊安撫使改易詔文王欽若援漢蟲達周仲居改詔請罪承矩案史漢功臣表曲成侯蟲達鄆侯周仲居無改詔事二侯亦不見他傳未知欽若何據曰二侯並以不遵詔令不收赤仄錢得罪故欽若引之卽本漢表非

別有出也但蟲達當作蟲皇柔達之孫改封嗣爲垣侯

岳鄂王恢復中原一日奉十二金字牌班師所得州縣盡失辛棄疾規畫飛虎軍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責期一月營柵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二者就是日皆是也岳王措置甚大非旦夕可塞讒慝之口忠敏經度湖南一路事易集而謗易弭所處不全也

隋蕭吉撰五行大義五卷嘉慶初得自日本德清許兵部宗彥校刻行世其論五帝一段稱史記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黃帝已下爲五帝遷史無三皇紀城陽公何以有此言曰史記中三皇紀唐司馬貞所補非蕭吉所見大義此言恐是別引他書誤稱史記也卽如小司馬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謂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而蕭吉引世紀又謂以伏羲神農黃

帝爲三皇少昊已下爲五帝謚書今不傳亦無從訂其孰謬  
爾又論諸官一段引周書曰武王營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  
會曰周王神聖當知我名若不知水旱敗之今周書無其文  
亦不類蓋金匱六韜之屬也

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引王隱晉書曰汜勝之穆斡九族攷  
班史藝文志農家有汜勝之十八篇漢成帝時人晉書何以  
稱焉他書亦未見勝之穆族事曰此李善偶誤以汜毓爲汜  
勝之也汜毓見晉書儒林傳汪韓門談書錄已言之

楊雄作太元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免妄矣依倣體例摹合詞  
意與王莽之學大誥金縢何異曰東坡譏其以艱深文淺陋  
亦不喜之然有不可解者蜀秦必與王商書謂子雲行參聖  
師比之孔子吳陸績釋元謂元經與聖人全趣雖周公孔子

不能過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爲大儒孟荀殆不足擬曾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餘譽之者甚衆而且力爲蒯洗或謂法言安漢公之文乃怨家所益潛居錄或謂太元

疾莽而作

孫明復

或辨其無美新之事

潛居錄焦氏筆乘周亮工書影

馮元成

以美新爲劉棻作汪琬跋雄傳引楊莊簡公子雲祠堂記言

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投閣皆谷子雲事

谷永已卒

於王根之時矣

不知何以得此于後人哉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

安石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

安石乃云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言出王安石

無足論已亡友翁孝廉承高嘗言漢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

方入涼州爲十二雄作州箴十二獨缺朔方亦可證其爲莽

大夫也

馮惟訥詩紀載陸凱贈范蔚宗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案孫吳有陸凱北魏亦有陸凱與蔚宗皆不全時似妄傳也曰前人曾辨之攷御覽十九卷引荊州記是路晷其詩作折花逢秦使乃凱寄梅贈詩詣長安非與范也特未知路爲何人梅禹金詩乘引荊州記誤以爲范遂有范未至長安之疑陸凱必陸敬風非魏陸智君

周禮秋官蓍蕋氏疏引爾雅正月爲泰與本文作臘異或謂賈氏據秦時避諱改之然否曰秦改正月爲端月不聞稱泰月也疑古本爾雅有作泰者故賈引之猶呂氏春秋任地篇稱十月爲大月矣

秋官司烜氏注罪人夜葬釋曰曾子問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然則葬必以晝歟曰許周生云此賈氏誤引之

曾子問所言乃生人得罪者夜行司烜所言則因罪誅死以夜葬迴乎不全

漢魏以來有五夜之稱猶言五鼓五更唐韋絢問劉賓客云五夜甲乙丙丁戊今惟言乙夜子夜何也劉曰未詳書中有稱之否曰子夜午夜不在五夜之內杜陽雜編唐文宗甲夜祝事乙夜觀書沈佺期詩自有金杯迎甲夜漢書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居左右角間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景兩夜一籌南史梁武帝紀中大通五年正月辛卯南郊先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唐書天文志大和九年六月丁酉自晡至丁夜流星二十餘縱橫出沒南史梁武帝紀卷不輟手常至戊夜



漢書藝文志錄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不應西京之盛  
歌詩止此班志本劉氏七畧或不免漏逸歟曰前輩嘗言漢  
志所載歌詩其數與詩經相全蓋有意倣之也高祖歌以下  
八家比大小雅之正吳楚汝南燕代以下八家比國風黃門  
倡車忠等以下八家比雅之變諸神歌詩以下四家比頌  
朱子論語執圭注以爲命圭前人駁之云諸侯命圭唯自執以  
見天子及會諸侯若使卿大夫聘則降君瑞一等周禮典瑞  
玉人所謂瑋圭瑋璧琮以類聘是已倘皆用命圭如左傳楚  
子使申舟聘齊又使公子馮聘魯一時安得兩命圭乎此說  
是否曰此朱子偶未檢耳如政逮四世注武悼平桓當作文  
武平桓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遼伯玉注不對寧  
殖弑君之謀當作寧喜不時不食注引王制五穀不成當作

不時孟子麋鹿麋乃鹿屬澤獸也非鹿之大者問國大禁注  
引禮入國問禁當作入境符節注以玉爲之當作竹地官掌  
節門闕用符節剖竹爲符以合之乃八節之一也南辱於楚  
注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據史楚世家當作八邑紂去  
武丁注自武丁至紂凡七世蓋祖甲庚丁二世以弟繼兄故  
不數之其實當作九世他若仍舊說者湯盤乃承盟水之盤  
潔手沐面器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有盥盤銘正仝朱注仍  
孔疏云沐浴之盤非也浴器不用盤銘不可施於浴器且與  
日新之旨不合南容是魯人姓南宮名适一名縉字子容非  
孟懿子之弟南宮敬叔仲孫說而仍世本及論語孔注禮記  
鄭注釋文史索以爲一人逸民虞仲是別一人而仍漢地理  
志以爲仲雍公叔文子名發一作拔而仍集解孔注譌本云

公孫枝曾子次子申字子西而仍孟子趙注云曾子之孫告子名勝而仍偽疏云名不害讀朱注者宜參觀之

齊武子未及仕衛文

公之世成公未見無道注亦失實

詩于橐于囊毛傳小曰橐大曰囊朱注無底曰橐有底曰囊不依舊解何故曰廣韻橐無底囊集韻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朱注本之然攷釋文引說文有底曰橐無底曰囊有無二字互易而今說文無此二語不知陸氏所見何本

靈臺詩不日成之傳箋謂不設期日朱注謂不終日將何從曰孔叢子嘉言篇靈臺未及期日而已成朱子依此蓋為靈字寫照也然臺雖簡陋豈能崇朝便成韋昭注楚語引詩云不程課以期日與毛鄭全而皆本於賈誼新書其說文王為臺云民弗趨而疾弗期而成

趙注孟子曹交云曹君之弟朱子因之困學紀聞謂曹亡已久  
乃以國爲氏也閻氏四書釋地續顧氏春秋大事表以爲曹  
滅於宋安知不更有曹國疑宋以封其大夫如齊封田嬰薛  
公之類毛西河經問則曰鄒卽邾本曹姓曹交或與鄒君全  
姓或鄒君之弟未可知又鄭箋詩鉦人伐鼓云鉦鼓各有人  
言鉦人伐鼓互言耳朱子亦因之而周官無鉦人此二條當  
何解曰墨子魯問篇有曹公子是別封曹國之一證西河說  
不足信至鉦人周禮雖無而錡錫鐃鐸爲鼓人之掌則鼓人  
卽鉦人蓋一官二名恐非互文宋陳善捫蝨新話載王荆公  
詩經新義云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  
鉦人亦奮而伐鼓士之勇於進可見矣陳善駁之曰鉦鼓各  
自有人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不知一官二名

故耳地官鼓人中士六人則六鼓四金必分司之

禹貢大陸蔡傳引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此語檢不可得傳又引程氏駁其非則必見所出曰此郭景純注爾雅大陸之文闕百詩已言其誤矣百詩又言篠簜注引郭璞曰竹闕節曰簜乃爾雅邢疏引孫叔然非郭也伊洛瀍澗引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所引中山經混入郭注而增刪之

韓文公平淮西碑究未知與段文昌何如曰段不如韓固已憶已酉春仲謁錢竹汀先生於吳門談次因及韓碑先生云李義山以二典雅頌擬此碑新唐書采入藩鎮傳以其文可當國史然有未盡善處光顏重嗣公武皆二名但稱顏嗣武非史法光顏重嗣除授於元和九年公武文通於十年懇於十

一年皆不全時乃但云曰某曰某而總之云各以其兵進戰  
事不核矣書裴度爲丞相而唐無丞相之名顏嗣並加司空  
不書檢校無以別於正授道古祇書進大夫不書御史何以  
別於散官之大夫庚申予其臨門送女有日無年月皆斯文  
之病也淮西之役裴相雖以身任之然責功塵光顏一路勝  
負未可知唐鄧隨之帥始用高霞寓再用袁滋三易而得李  
愬不踰年入蔡視光顏等合攻三年纔克一二縣優劣懸殊  
退之叙其功與諸將伍得毋以雪夜之襲不出晉公有意抑  
之歟仆碑所自來矣

宋陳珣毀段碑仍立韓碑

禮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注內宗君五屬內之女外  
宗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此言爲君夫人服當  
兼男女何以專說女曰周禮內宗外宗是內女外女故就彼

文言之其實彼言女之有爵者此言服不論有爵無爵亦不應專說女也且姑姊妹之女三種皆異姓之親不可謂之宗周禮注以外宗爲異姓之女亦未安予以爲內宗外宗猶遠宗近宗在五服內之近宗謂之內宗在五服外之遠宗謂之外宗與周禮女官之內宗外宗名全而實異俱爲臣庶皆當爲君夫人服齊斬不分親疎不問尊卑也

郊特牲明堂位兩稱伊耆氏鄭注但云古天子號疏以爲神農釋文曰或云卽帝堯孰是曰不敢臆斷魏書高祖紀懷州民伊祁苟自稱堯後唐貞觀開元兩次定禮神農伊耆各用少牢一祝文亦分獻則伊耆非神農矣禮記義疏 御案定爲秋官之伊耆氏

祭義稱民爲黔首說禮者謂夫子時無此稱顯是後儒竄入未

知然否曰禮記甚雜諸篇記孔子之言大半非出於孔子卽  
如此篇載宰我孔子之問答刺刺不休何以與不告子路問  
鬼神大異其誣託可知奚論黔首二字乎而此二字納蘭成  
德辨之矣其言云古人稱民或曰黔首素問黔首其餘食是  
也或曰蒼生尙書海隅蒼生是也或曰黎民黎亦黑也本無  
一定之稱至秦始皇三十六年方命民曰黔首爾猶古人以  
我爲朕上下通稱之秦并天下獨爲天子之自稱未可以爲  
後人竄入也始皇十年李斯諫逐客書棄黔首以資敵國亦  
在命民之前成氏此說頗通家語錄此篇作以爲民之則蓋  
王肅改之詩桑柔民靡有黎毛傳訓黎爲齊高注淮南子主  
術全爾雅訓黎爲衆詩箋及禮記漢書楚辭各注  
之皆依

周宣王爲中興之主而國語太子晉諫靈王謂厲宣幽平貪天



虞山言解 卷二 三  
禍至今未弭何貶之甚也曰宣王蓋兩截人猶唐明皇之開  
元天寶前後不相類小雅六月以下諸詩皆宣王初年事沔  
水鶴鳴規而誨之所父以下全屬刺詩皆宣王晚年事其始  
患難未平奮發自厲繼而內外粗定便爾怠恣國語所載敗  
績姜戎寃殺杜伯大抵皆末年事子晉之言非過也朱子祈  
父詩後載呂東萊說欠明

易大有隨升三卦用亨之亨似當作享字解王氏概以亨通釋  
之何也曰此蓋依文爲訓左傳昭四年以亨神人亦宜訓享  
而杜注及釋文俱云亨通並非婁機漢隸字原曰漢碑凡元  
亨字皆作享至子孫享之之類又皆作享攷之九經字樣元  
亨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說文作亨亦作啍只是一字經  
典相承隸省作享者音響作亨者音赫平又音魄平後人復

別出烹字其實皆可通用也

易言禴凡三萃升既濟也注疏並云殷春祭名攷鄭注王制祭義以春禴爲夏殷之祭名疏謂祭名與周不全故以爲夏殷則夏殷之春祭俱名禴矣而此獨稱殷祭何據曰周禮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爾雅釋天夏祭曰禴詩天保毛傳亦以禴爲夏祭名此周制也鄭注王制云周改夏爲禴爰辭周公所作當用周禮不得依夏殷之禮爲說且天保疏引鄭易注云夏祭之名則沖遠固以禴爲周制矣乃於易從輔嗣以禴爲殷之春祭殆不然矣

易理精微夫子尙不輕言後儒每樂道之如通志堂經解說易幾四十家猶有未著錄者何善易之多歟曰易之爲書變動不居隨人撰造非比他經必徵實言之故空疎者咸託焉海

虞陳見復先生云漢人以象數言易星歷災祥兵陳修養丹火無不出此魏王弼一空諸膠葛泥滯之說專言義理并互體亦不論唐修正義宗之而荀虞鄭諸家俱廢至宋突興康節先天之學卦圖布置方圓橫縱學易者不求諸文字而先觀圖象以爲秘妙黃東發有義畫以上晚添祖父之譏歸熙甫有車書旣造更求轉蓬鳥跡之比可爲解頤然世儒方從事焉朱子以易本爲卜筮而作故釋占專以筮得爲言此義從前所未明指或亦疑之會聞一老生云讀易且先理會大象傳六十四箇以字要言不煩極合聖人學易寫過之旨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得毋勞而寡效乎先生名祖范著有經咫一卷掌錄二卷乾隆初舉經學授司業孟子父命冠母命嫁攷士昏禮父醴女而俟迎者西面戒之則

父未嘗不命女而冠禮無命辭與孟子異何也曰孟子但言母不及父爾非謂父不命女也至冠禮無父命之文陳司業說最圓通其言云孟子蓋約略分言之冠有賓三加之祝辭及字辭醴辭冠後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樂武子范文子韓獻子知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則父之命辭不言可知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之口亦古者不親教子之義也

或問佛字之義曰佛字經凡三見周頌佛時仔肩毛傳佛大也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戾也學記其求之也佛禮釋文又作拂則佛拂可通周頌鄭箋訓佛爲輔朱子謂佛弼通則與孟子法家拂士全唯詩疏云佛之爲大其義未聞曰錢竹汀云說文奮大也讀若予違汝弼卽此佛

宇與釋氏以佛爲覺之義異李日華六研齋三筆云闢佛者曰佛教之背冥固已自號矣宜其滅棄倫常毀壞形體事事反常不可施於中國也近時臨川李穆堂侍郎有僧佛說以爲佛者弗人人而爲僧則曾爲人者也至於成佛則弗可爲人矣語亦解頤諸藹堂云明人有對句云人曾爲僧人弗可以爲佛女卑爲婢女又可以爲奴李說想本此

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朱子謂父母唯恐子有疾爲憂又引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似後說勝曰後說卽集解馬融注不義一層添出不如朱注之直捷也淮南說林訓云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賢高誘卽引論語爲證此漢儒舊解更爲勝之

孟子北宮黝孟施舍趙注但言姓名不知有可攷否曰舍無所

見淮南主術訓有北宮子高誘注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  
晉書隱逸傳陶潛字元亮宋書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南  
史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昭明太子所作傳淵明字  
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名字各不全何也曰陶公義熙中作孟  
嘉傳及祭陳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潛吳  
斗南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  
字是也顏延之與公並時相善其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  
亦一證葉石林謂潛字淵明者前所行淵明字元亮者後所  
更黃山谷詩晚乃以字行更始號元亮豈別有所本歟若深  
明之稱唐人避諱改之猶海錄碎事謂一字泉明爾

淵作  
子泉

唐碑充  
公須子

般人尙白古不以白爲忌前人歷引史籍謂忌白起於晉時然

否曰曲禮父母在冠衣不純素淮南說山訓將軍不敢騎白馬豈非以白爲嫌乎周及漢已是如此但不若後代忌之甚耳喪禮以白爲凶飾其忌可知

俗有逢九之忌往往多驗殆陽極必變歟曰七九及九九更驗董含尊鄉贅筆謂此說本於靈樞以七歲少陽爲始遞加九歲至六十一爲老陽非若今人竟以九積算也說微異

近見一士人與友論尙書尺牘稱孔安國爲孔安以酒誥碎材爲酒材必有所本曰史記自序傳述衛世家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魏書禮志孫惠蔚上言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古人行文割截名字甚多予作人表攷兼載之藺相如稱藺相隸釋別申包胥稱申包晉書孫惠傳二稱攷中失載外此如韓安庚開府集國稱韓國史秦紀鄭當時稱鄭當風俗通莊熊羆稱嚴熊漢書

滿江 酈食其稱麗其白香山詩及齊天統時天柱山銘見錢氏金石文跋尾司馬彪稱

司彪宋書歷志上孫寶碩稱孫寶唐照鄉詩馬少游稱馬游陳師道詩張辟

疆稱張辟庚子山銘嚴君平稱嚴平蜀志秦志謝安石劉公山稱謝

石劉山韋嗣立授黃門侍郎制其餘不可枚舉聊記一二新別者耳陸

卿中山王孺子妾歌班婕妤坐全車李義山為白從事上李尚書助言自執金椎推受脈截去奸字吾字書名割

截如楚檣机稱楚机宋書歷志序史通采撰篇戰國策稱戰策漢書東觀

漢記稱班東三國志晉書稱國晉史通言語表歷敘事等篇其滅併亦異

又有歇後者如貽厥友于則百溫其盍各赫斯色斯之類人

熟知之隸釋孔彪碑可以託六李義山為漢陽公謝表才謝

漢飛李唐詩漢飛將軍獻鉅鹿公啟足使全僚盡懷博我方岳詩旋

呼老瓦壓新芻盆也又有截上者如則哲之類亦習見廣弘明

集沈約遺表雖簡也善庶等鳴哀舊唐書李德裕傳贊嗚呼



煙閣誰上丹青義山爲李貽孫上李相公啟烟閣傳形又有

強合者漢書主父偃傳名何必夏子夏商也杜欽傳宗宣之饗

國殷高宗隸釋武斑碑銘庶仰其首箕山首陽江淹雜擬詩憑軒

詠堯老堯及亦猶左傳以太暉濟水爲暉濟因問隨憶弗備

及也隋書稱韓擒虎爲韓擒金石萃編等慈寺塔記稱王世充爲王充避諱也而大唐紀功碑及許洛仁碑以王充

對實德省去建字亦僅見

陸容菽園雜記云宋淳佑六年封曹娥父爲和應侯漢碑言娥

父盱能按節歌舞婆婆娑樂神婆婆娑蓋舞貌其封侯敕乃云爾

迎婆婆娑之神至於溺死不亦可笑乎據雜記所說宋代言之

臣何不攷如此曰敕從范史有何可笑當是蔚宗誤記邯鄲

碑而以爲婆婆娑神耳

燕昭王是燕王噲之子而昭不追爲噲諡何也曰昭王之立其

去噲死已二年噲死於兵亂飾終之禮盡闕何有於謚且噲與昭是否父子尙有可疑辨見史記志疑

李白古朗月行必有所出曰抱朴子尙博篇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

西江文燈巖傭吹錄云老子有妹不知出何書曰語出南華天道篇非僻書也道書老子妹有名字封號則不足據錢唐倪山友先生濤嘗爲傭吹錄注合初二兩集凡二百餘卷訪不可得

杜工部石壕詩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二語不叶曰施愚山云舊刻本作老婦出門首旣立門首則張皇顧望情勢躍然不言看而意在其中矣

陳張正見從永陽王游虎丘山詩地靈侔少室塗艱像太行重  
巖防虎據九曲峻羊腸想名勝初闢如是曰虎阜安得有此  
詩人誕言過當耳

班漢言王莽掘平傳太后及丁姬墳周棘其處時有羣鷲數千  
銜土投丁姬窆中莽殆取易坎實于叢棘左傳將之以棘之  
義歟曰酈元水經濟水一注云今丁姬墳冢巍然尙秀隅阿  
相承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崩碑二所世尙謂  
之丁昭儀墓又謂之長隧陵蓋所毀者傳太后陵耳丁姬墳  
墓事與書違不甚過毀未必一如史說渭水下注亦引此事  
但云掘傳后冢二句皆平周棘其處今其處積土猶高世謂  
之增塹又謂之增阜不及丁姬矣

僧尼喫素宜然也婦女喫素無識也近日士夫多效之欲作顧

歎周彥倫一流人真不可解曰心怯則易惑障重則增妄佛  
居之國蔬菜不生故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爲我  
殺不聞爲我殺不疑爲我殺復益之以二自死鳥殘號五淨  
肉又言淨肉除人蛇象馬驢狗獅子狐猪獼猴十種是佛未  
嘗食素亦不能食素也何關福利乎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  
妄動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切中蕭皇之弊梁溪漫志載  
梵志數頌有云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說盡佞佛人情態  
至韓退之作博士李公墓銘譏其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  
二三乃因餌丹藥之故朱竹垞言姜西溟先生平生不食豕  
兼惡人食豕此食性之異皆非茹素也

佛法以殺盜淫妄言飲酒爲五戒乃鳩摩羅什之飲醇酒妻龜  
茲王女又姚興進宮人生二子置伎女十人疊無識之與鄣

善王妹私通復以邪術投沮渠蒙遜婦女以及師郎見唐房  
千里投荒雜錄梵嫂見宋陶穀清異錄陣毯見元周達觀真  
臘風土記元萬寧寺之秘密佛見元史成宗后伯岳吾氏傳  
番僧之演撲兒法亦名雙修法見順帝紀及姦臣哈麻傳明  
憲宗時番僧劄巴等以秘密術得幸見明史三巴寺以納隍  
婦爲懺悔見方密之物理小識何淫邪至於如此曰窮其斷  
慾之弊必至如此乃魔道也楞嚴經云上品魔王中品魔民  
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末法之  
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淫令諸衆生落愛見坑

紀雍熙二年禁  
僧人置妻孥

宋史  
太宗

吏之姦蠹古今全患藐法驥貨無所不至及其敗裂身家莫保  
禍延長官卽如丙寅冬間直隸省司書私雕藩印勾通州縣

凡正雜錢糧虛收冒抵已歷十年虧缺三十餘萬一旦事發駢誅可畏哉曰官果廉明此輩自然歛手唯愴墨者受其愚耳罪不獨在下也隱居通議載陸象山與楊守及徐侍郎二書明暢痛快備錄於此子弟有爲州縣者當熟觀之不敢爲外人道也與楊守云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間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例符合而成其說太守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口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

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尙或能爲之牽制以格  
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  
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姦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實有以  
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與徐  
子宜侍郎云某人護吏疾民陽若不任吏而陰實爲所賣姦  
滑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間有一二行道形若  
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  
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攜不  
見有毫髮畏憚之心唯其正論誠意則扞格不入乃以此自  
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無所控訴公  
人世界其來久矣尤熾於今日公人所從得志本緣官人不  
才然向者耶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志

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  
官人之不才者亦尙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  
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  
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救之  
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  
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  
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才術不足以  
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  
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天生民而立君使司牧之張  
官置吏所以爲民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  
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  
賴以通閭里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



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  
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飲恨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  
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  
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史記封禪書南山秦中祠二世皇帝其後匡衡奏罷之三國志

王朗傳注會稽舊禮秦始皇與夏禹合廟朗爲太守除之殆

古者祀厲之意歟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此秦厲公厲族厲

之祀先王舉而不廢也然因有此典後世建立淫祠遂假以

爲說豈可訓乎予記憶所及武都故道縣怒特祠梓化爲牛

史記秦本紀注陳倉縣寶夫人祠是石雞史記封禪書洛陽南岸河平侯祠

魚亦爲侯水經河皆非人而稱神無論已壽張蚩尤祠水經

注零陵應陽縣象廬史五帝紀注唐薛伯高毀之見柳河東集皆人而爲神且在

前古之世亦無論已他如汲縣四王廟祀紂紂釋孫垞城崇

侯虎廟水經泗水注頽之靈井衛靈公廟宋黃庶江南有吳王夫

差廟吳夫槩王廟周赧王廟狄仁傑毀之楚有靳尚祠唐徐

許州晁錯廟宋開寶六年詔修富平赤眉廟宋皇祐元年知縣王哲

祠見金常山董卓廟魏蘭根毀之唐高適南譙郡渦陽縣曹

操祠魏書地志陳監丞旅有毀夷陵操廟詩劉中山詩有

俱有之元王冕竹齋集有須項城袁術廟寰宇記十金陵蘇峻廟

宋元凶劭事之南齊書崔祖中牟縣潘岳廟寰宇記二武昌王敦

像溫嶠蔡州吳元濟廟宋王質孫河朔安史四聖祠唐藩鎮

立三茅王欽若祠劉隨之鄆縣王安石祠雍正間李敏達溫州

秦檜祠宋文公王振祠天順元年立見魏忠賢祠天啟時處

京師西山碧雲寺後祠墓康熙三十九年御皆妄祀也至若

史張瑗具疏始仆碑刻平之見冬夜箋記

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西陽雜俎言高堂縣南鮮卑城有跖  
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七修類稿言楊子濟寧之地有宋  
江廟豈所謂盜亦有道其徒誦義無窮者歟宋王剛中知成  
都府夷黃巢墓  
杭城艮山門及留下村有時遷廟湧金門有張順廟南山石  
屋嶺有楊雄石秀廟赤山埠有武松廟六和塔下舊有魯智  
深像大率類是閩中有吳天保廟天保元末起兵泉州與明  
玉珍方國珍分據閩地明太祖滅之而往祀者唯嗜餘桃耽  
斷袖之人焉予在黔南歷游諸郡祠宇多塑楊老令婆像莫  
究由來閩多齊天大聖廟楚亦有之應城程拳時先生文集  
有毀蘄州悟空像記不知何因而有斯建近年孤山重修林  
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木主曰梅影夫人神位或戲云何不  
兼塑仙鶴郎君世俗之可笑如此今市屋中質庫必祀降鼠  
大王錫箔鋪祀消遣將軍

大誡宋高文虎云溫州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

州人迎配合爲一廟乃杜拾遺伍子胥也自中原來者云北

方有牛王廟蓋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乃冉伯牛也周輝

北轅錄云雍正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乃蒙將軍恬

也畢尚書沉關中金石記楊業妻折德展之女世以爲折太君

焚道黃帛張員妻也員亦員乘船覆沒帛自沉積十四日持員

手出符縣吏先尼和尼亦作泥沒死成湍灘女緒年二十五至父

沒處自沉與父俱出范史孝女叔先雄事載華陽國志水經注搜神

記後漢書隸釋與曹娥相類而皆不甚著何也曰僻在邊境

後世誰傳古來事全而顯晦異者多矣柳子厚饒娥碑云饒

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

溺死求屍不得娥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

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鄱民以爲神奇會錢具饘羹  
娥鄱水西橫道上其事亦與上虞孝娥無異若非柳公之文  
千載下孰知又有饒娥者而岳珂天定錄上宰執書云唐大  
歷間樂平令魏仲兕記饒娥之事與史大異及考之柳子厚  
所傳則史蓋全用其文仲兕爲令於此得之親見子厚特傳  
聞之譌也魏記今不可見未知其異若何

國學紀聞云魏  
碑不言娥死

水經泗水注言孔子廟中藏所乘車是顏路所請者漢獻帝時  
廟遇火燒之晉五行志言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孔子履被  
焚何能存留如是之久得毋類太公杖哀公席乎曰大聖遺  
物自有神護不可以尋常測也卽如酈注空舸峽絕壁上有  
一火爐插在崖間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薄舟  
崖側以餘爐挿巖側至今猶存謂之插窰則何疑堅樸之車

耶洛陽伽藍記云辟支佛韓於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審之  
又何疑孔子履耶孔履非一元時猶有留者說見警記四

孔子答季康子患盜云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特甚言之爾  
而後世招撫盜賊真是賞之矣曰招撫亦不得已之事非賞  
之也葉漁林契丹國志言正月十三日放國人做賊三日如  
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討漢人譯云鶻里是  
偷討是時豈非賞盜乎七修類稿言金元國俗正月十六日  
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  
則笑而  
遣之

明末鄞縣張忠烈公煌言字元箸號蒼水爲魯王大司馬被執  
至杭死節年四十九乃康熙三年甲辰九月七日事也聞其  
所作詩文名奇零艸又有冰槎集采薇集未知猶流落人間  
否曰昔予曾見之中有祭四叔父文一篇可略得其家世偶

抄存之文云嗚呼叔父其死獄中矣其得疾而殞耶抑感憤  
引決耶姪自丁國難倡義辭家迄今十有七載吾父見背奔  
走無所至今抱恨終天嗣是門衰祚薄猶幸叔父支持歲時  
伏臘祖宗血食不絕如綫今則已矣春仲姪提師北還始知  
叔父於正月下泮被執業赴省獄矣姪聞之痛心疾首計叔  
父篤老南冠泥首形影龍鍾其能久乎未幾而計果聞矣吾  
弟昌言幸而得脫潛鱗戢羽將母蘆中既不敢棄體相救亦  
不能含歛躬親故叔父易簀之期竟不可問而訃音亦得之  
友朋之書及六月三日弟來始知叔父以四月十三日捐館  
是辛丑歲為  
順治十八年始敢爲位而哭叔父年已踰耄因姪抗節遂以  
瘐死是叔父因姪而亡姪寧不傷心乎古來教子弟者動以  
忠義爲訓豈以忠義可爲而不可爲乎自古何代無廢興其

間必有忠臣義士仗節抗旌思匡扶王室因以傾家者往往有之若尊行受禍亦不少概見今株連波累致叔父畢命閹扉姪獨何人寧不肝腸寸裂耶姪自倡義以來屢蹶屢奮幾於啗雪吞糞臥薪嘗胆招之不應購之不克始逮及妻孥故新婦與祺兒錮獄已經十載姪義不反顧自分爲劉琨爲卞壺矣何期復貽禍叔父也前此叔父之得免者視姪無甚輕重也及已亥姪入長江連下名城數十遂恨姪畏姪且忌姪而誅求不遺餘力卽吾姊與姊夫暨一二故交亦在不免而况叔父耶叔父雁行有四吾父居長止生姪一人二叔蚤亡無嗣三叔以壽終生從兄弟三人長嘉言次昌言又次德言叔父無所出昌言遂爲承祧然初無家人產今叔父旣逝姪與嘉言俱在軍次歸里無期德言尙稚弱恐不任箕裘則高



會之不祀忽諸是姪未能報國先已亡家矣嗚呼痛哉歸櫬

何時撫棺莫望徒有泣血而已

忠烈公墓在南屏山荔子峯下昌化伯邵林墳之西

鈕玉樵觚賸云從蒼水死者幕友羅自牧僕人楊冠玉徐紫珊逢吉清波小志云皂隸葉雲侍者冠玉留錫菴僧問石共收而瘞於南屏之原問石名超直亦鄞人然全謝山撰蒼水神道碑從死者三人曰羅子木不作自牧曰楊冠玉曰舟子不傳其名與紫珊皂隸葉雲之言異又碑稱殮公者杭人張文嘉沈橫書等葬公者鄞人萬斯大等不及問石或全與其事而不脩載歟

書盤庚予若觀火釋文觀字無音而鄭注周禮夏官司燿引此文釋文云觀古煥反何以別出曰鄭司燿注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是鄭以觀與燿全並訓爲熱也釋

曰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鄭義元與孔傳異

淮南主術訓聾者可令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高誘無注未詳嚙筋之義曰予曾詢之許周生妹夫亦不得其解周生之門人胡孝廉晉卿名續歸安人爲之說云考工記筋欲徹之鄭司農注嚙之至熟玉篇嚙全嚙嚙必嚙字之譌是嚙筋固見於考工也其必使聾者當由聾無所聞則可以嚙而勿舍使亟熟耳

呂氏春秋權勲篇齊達子軍於秦周注秦周齊城門名東吳惠氏據之謂左傳襄十八年秦周卽此以杜注魯大夫爲非其說似勝曰惠氏是也魯從晉伐齊帥師者爲季武子孟莊子卽有秦周其人亦偏裨下僚安得生兵且傳云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文法一例則秦周之非人名審矣唯秦周當是近雍門之地名高誘以爲城門名恐未然考齊記古齊城其西曰雍門西北曰楊門杜注亦欠明

孟子轉附朝儻趙注皆山名又言朝水名也而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尹知章注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二者就是曰陽湖孫太史星衍作晏子春秋音義謂齊無此山當從管子子嘗與論之一爲桓公一爲景公兩言各出不可牽合海上諸山古今變名非一安得遽斷其無金仁山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故名陳士元孟子雜記朝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儻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地應城程大中四書逸箋云轉附必海旁

之山言其宛轉依附於海也

春秋傳三十一年猶三望公羊謂祭泰山河海鄭康成謂魯竟不及河三望淮海岱也而賈服及杜以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孔疏云魯分野其祭奎婁之神則山川必海與岱矣李穆堂侍郎又云四望天神之屬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皆在其中天子四方望祭故曰四望魯虛一方讓天子故曰三望諸說孰是曰鄭說爲確虞書望于山川則望者祭山川之名不得闌入別祀分野之星當附祀于郊不得混入望祭李侍郎說尤非無論天神之屬不應稱望而周禮大司樂四望乃五嶽四鎮四寶豈天神乎且因周官四望之祀益足徵三望爲專祭山川無疑

春秋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九年葬小君穆姜左氏以齊姜爲成

公夫人穆姜爲宣公夫人傳文甚明公羊於二年傳獨疑其辭曰齊姜與穆姜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蓋慎之也而何休直以齊姜爲宣夫人疏申之云何氏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其說果可信乎曰前人已駁其謬矣姑後婦沒婦先姑逝亦修短之數有何一定愚哉邵公也楊升菴集言永樂中沅州人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今求之內閣不見其書焦弱侯經籍志亦載劉獻書事得毋妄傳歟曰逸儀禮四十篇漢時藏於秘府見禮奔喪疏唐初猶存故月令及詩泉水疏謂康成所注五祀俱逸中書禮文不知何時遂亡劉書若果是古經奚以唐宋間廣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而此編不出耶陸稼書讀禮志疑曰此非僞書則必纂輯諸經成之如吳草廬儀禮

逸經之類信爲古經出于百世後則愚矣朱竹垞儀禮逸經跋云草廬輯逸經八篇傳十篇有年所進卽草廬本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

宋史禮志八封秦將王翦鎮山伯未知鎮山何山曰錢竹汀云當是恒山避諱易恒爲鎮

欽宗崩於金獨不聞有請還梓宮之事何也曰此高孝兩朝之

大失宋史不書亦闕漏之甚考大金國志海陵正隆五年

與三年冬宋淵聖皇帝崩六年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

申節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世宗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五月宋范

成大來爲陵寢受書二事國書復云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

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竝發于

行塗十一年五月宋遣使趙雄復國書曰唯列聖久安陵寢

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國  
主使臣宣諭云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  
宗靈柩已送還了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  
全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維山陵上國止許奉遷  
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報聞今稱  
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  
今反辭以爲難於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尙爾權  
葬此字深可矜憫宋國旣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維山陵奉  
葬又金史大定十一年三月辛巳是初七日命有司以天冰郡公  
旅櫬依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宋史范成大趙雄傳概不詳  
遷葬孝宗紀乾道七年書曰五月庚寅金人葬欽宗於鞏原  
而月日皆誤

自古貞臣首推伯靡但攷有窮內亂夏統中絕蓋四十年而靡當后相時身已在朝久歷艱危事翼奔鬲終能佐少康復辟靡之壽何其長也曰上世氣運淳龐年壽多永且存亡興敗之際天必生異人剷除惡逆建立奇勲無足怪也魏冰叔云靡忠且智獨不念人壽難倖得惡名不可久居此數十年間脫令身先朝露則萬世下與莽大夫唐六臣並列靡恬然爲之誠何心哉此冰叔有爲言之未可以疑靡也

仁和邵學士遠平元史類編朱竹垞序之謂續其高祖宏簡錄所未及足以傳之不朽然則勝舊史矣曰劉蕪補闕洵稱一家之學然儀制多未脩也鄭麟趾高麗史言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于中謂之開剃與金源制異此史之所當載者何以遺之類編無志宜所不詳



宋史稱陸放翁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是卒于己巳歲也而陳直齋書錄解題謂嘉定庚午年卒年八十六二者孰是曰錢竹汀編放翁年譜辨之矣其言云先生詩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幾度醉春風則正月間尙無恙陳氏蓋得其實宋史本傳殆攷之未審

漢孝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漢志以爲太歲在子則是丙子而史記漢書又皆有焉逢攝提格之語古今諸儒辨論紛錯究當作何解曰太初已前仍用秦歷歲首在上年之冬卽以上歲支干爲紀丙子丁丑後先無異此易曉者史記歷書序載孝武詔末句云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詔文止此謂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也下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乃當時朝臣擬造新歷之議史公撮

舉之非詔文也漢志則備載甚明於詔文其以七年爲元年  
句下直接云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  
歷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  
復得閉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  
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木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筭願  
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斯時但議而  
未造復得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蓋古來造歷皆以所起  
之歲爲元其術皆以先一年冬至爲元漢初依秦用顓頊歷  
而顓頊歷元起甲寅續漢志謂用乙卯不以甲寅爲言也議者擬仍以甲  
寅起元有合於改用夏正之義然日月果合璧否五星果連  
珠否未能詳算故募人造密度以定之於是鄧平落下閎諸  
人出焉以律起歷造八十一分律歷復覆不差奏狀詔用觀

漢志羣臣初議明言太歲在子則非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可知矣

史記歷書附載歷術甲子篇兩稱太初元年何也曰太初元年五月始定歷以正月爲歲首而上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則仍在丙子歲中故兩書之一爲元封七年之亥子丑三月是以無大餘無小餘一爲改歷後建寅之元年也然所說歷法仍是顓頊四分之術故起甲寅非更定之太初歷此篇乃歷家別自爲書後人謬附於史冠以太初等年號耳

史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聚與陬通漢志謂日月在建星不言畢聚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在陬蓋月建甲寅也索隱以陬訾釋之殆因歲星正月出嶽訾故歟曰顓頊歷以甲寅年甲寅月起算故云畢聚太初以十一月甲子冬至起算

不得有甲寅月也

俗以入物質錢謂之當亦謂之典未知有出否前代稱質庫見舊唐書德宗紀或稱寄附鋪見唐異聞集蔣防霍小玉傳或稱長生庫見老學庵筆記皆不號爲當也曰後漢書劉虞傳虞所資賞典當胡夷則此二字其來古矣又質物者以物易物謂之抵亦有所本宋史牟子才傳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清河書畫舫言六朝人展子虔春游真蹟有宋時印文曰台州市房務抵當庫印因知宋已名爲當也

買者各從其抵

舊傳館閣中賦循名責實題詩集四子書作排律八韻內一聯云是爲馮婦也無若宋人然羣服其工切不知何人所作曰予亦忘之但此乃襲少司馬張藻川先生對句也先生爲吾

祖妹婿名映辰字星指乾隆初視學江右集句命題以杜弊  
自一字至十餘字不下數百聯未能悉憶如二字對景春奕  
秋南人西子三字對不問馬有牽牛將入門雖閉戶四字對  
君子固窮善人是富率西水滸踰東家牆如鼓瑟琴若合符  
節由反手也是奚足哉五字對顧鴻雁麋鹿驅虎豹犀象是  
爲馮婦也無若宋人然六字對日月星辰繫焉江淮河漢是  
也則可以嚶嚶矣勿視其巍巍然十三字對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小人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紀文達  
公昀以寇至對醫來亦妙又過義冢有對云逝者如斯夫掩  
之誠是也天然淒婉

孟子兄戴蓋祿萬鍾蓋邑在今沂水縣而其時王驩爲蓋大夫  
閭百詩謂蓋無二地以半爲王朝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

族之采陳氏世有之引左傳晉趙先全食原狐陽全食潁爲證李治古今註一說云戴蓋是乘軒非人名地名翟灝四書考異又引孫宣公音義及路史國名紀言舊人以戴蓋連讀爲陳仲子兄之名於義孰長曰閻先生所釋自不可易卽如漢封侯國惟曲逆侯陳平盡食一縣此外列侯皆計戶口爲限不在限內者歸之有司漢制近古猶仍周法一蓋兩分尙何疑乎李翟之言聊備別解未足據依也

張鼎思琅邪代醉編謂商維鼎銘十有四月蔡君謨以問劉原父不能對呂大臨考古圖器銘有十三月十九月或言十三月是閏月十四十九是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似皆未確曰趙氏金石錄以爲不可曉蓋古不聞有踰年未改元之事十三月亦不單指閏月廣川書跋云元命苞夏以十三月

爲正管子十三月令人之魯十四月者蓋自王之卽位通數其月爾予以爲史記月表從一月至四十八月恐非史公創例先代書事必有不以年數而以月數者遂用其例以作月表卽管子十三月二十四月二十八月之語可見不定是嗣王未成君之制也

鼎銘元文作三會南豐謂古文多重出三卽二字

今市米者以水和米令漲售之以欺老稚之貧民最爲可恨亟宜嚴禁曰市人逐利詭詐百出凡物皆然豈獨米一端近日且敢有作僞 天庾者嘉慶己巳查辦通倉朽米倉書高添鳳供出糧米用藥發漲多在天津一帶其藥名爲五虎下西川熬水灑入米內米粒卽能飽漲訪拿賣藥之楊秉濂王文德等解刑部審究藥方一并開送不知係何藥物

周易圖說洛書取龜象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

八爲足足與履似複且韻亦不叶何故曰前人已有言之者  
佛典中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  
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此刪去末句於義未全而又誤膝作  
足也水經注引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  
於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然則洛書先  
禹而出乎

嘗見明人四六有云許耳七子武仲以隱獨傳晉獻九男文君  
之興最後上句未知所出曰金樓子許耳之子由字道開一  
字武仲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弟七人十九而隱

昔人藏書以借人爲戒唐杜暹家每卷後自題云清俸買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爲不孝得毋不廣乎曰此  
亦視來借之人何如耳不折腦不黑邊不揉熟不指傷而還



書時且爲之補斷綫換破面則借書全於通財何吝焉若汚之闕之甚或塗抹之乾沒之烏可輕借魏善伯有俚語詩曰若欲翻書勿以爪掐若欲看書勿以手壓掐則痕多壓則汗塌不可摩擦擦則模糊不可捲折折則痠癢不可亂點不可狂塗識者所笑馬牛襟裾書貴齊整不宜散亂部正行勻秩然可玩書貴齊修不宜齷齪潔淨精良人生一樂卽不常讀亦可常翻讀之養心翻者怡顏書有廉隅書有文飭彼讀書者自宜愛惜不讀書者亦宜惜書雖無他智卽此非愚予亦有書百千萬卷不汗不塵不折不捲君欲讀書奉贈此法子言或然幸垂笑納

庭立記聞卷三

男梁衆輯

或問近見一卷文字有李杜忠直語恐非謂子美太白曰東漢李雲杜衆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商隱杜牧皆稱李杜文不知何指惟宋理宗時李韶與杜範以廉直忠實著名世稱爲李杜宋史有傳或當指此

又問先輩文集中稱謝枋得文節公未知得謚在何時曰明景泰時韓襄毅公雍巡撫江西請追謚文天祥謝枋得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

元李源道謝公神道碑言門人誄曰文節先生蓋禮臣議謚即用其私誄也

問小兒所讀鑑略等書不知何人所作曰疑卽公子書也明太祖命朱夢炎與熊鼎集古事爲質直語教公卿子弟名曰公子書或此類是歟又宋孫應符字仲潛餘杭人著家塾蒙求

宗室蒙求幼學須知見餘杭縣舊志崔秋谷云村館所誦酒詩明涂幾字守約撰涂江西人神童詩則汪藻字德溫創之而後人又附益之者也汪寧波人

吾師范建其與翁談次問曹操焚許下諸臣結交袁氏書與光武焚誘書全乎翁曰不全操之焚書當比諸孟嘗君削所怨五百牒豈得方光武哉唐太宗沉交通王世充書於滹沱河庶幾近之王溥請周祖焚朝貴藩鎮與李守貞交結文書翟守素焚郡吏富人與梅山蠻帥交通書亦是師法太宗也衆問太宗事所出曰見柳宗元龍城錄

孟子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獨不及靈囿何也曰賈誼新書述此事有命其囿曰靈囿句

趙氏孟子注云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妻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

義藉交報讎是也二事何出曰今無可考唯春秋繁露五行

相勝篇引齊司寇營蕩對太公曰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豈

卽陳質歟

史記游俠貨殖傳漢書朱雲傳並有借交報仇語藉猶借也似非人名

書序肅慎釋文引馬本作息慎豈古通借歟曰史記五帝紀政  
作息慎逸周書王會解又作稷慎皆聲相近

禮明堂位以序爲夏后氏之學與孟子夏校殷序不合何也曰  
此所傳之別漢書儒林傳又云殷庠周序

孟子士憎茲多口集註據趙氏改憎作增義孰長曰憎字與下  
引詩兩慍字對言士多爲人所憎惡故訕之者多似不必改  
心從土

春秋是魯史之名而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教太  
子春秋則不獨魯史矣曰然蓋乘與檣杙其異名爾墨子明

鬼篇歷引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又云吾見百國春秋豈唯晉楚哉

左傳昭十一年五牲杜注依爾雅牛羊豕犬雞而昭廿五注又用鄭氏周禮庖人六獸之說去野豕以麋鹿麋狼兔爲五牲其意何若曰杜蓋因上文已言六畜爾然古人制禮未有及野獸者馬牛羊豕犬雞是六畜牛羊豕犬雞是五牲豕犬雞是三犧卽詩三物名異實全杜自相違別而又以祭天地宗廟三者爲犧亦非庖人六獸麋鹿熊麋野豕兔此先鄭說康成去熊有狼六禽雁鵝鷄雉鳩亦先鄭說康成云宜爲羔豚饋饗雉雁乃別充脯醢之用不可混以犧牲名之孔疏引服虔以麋鹿熊狼野豕爲五牲雁鷺雉爲三犧並臆說也

公羊桓四年傳言三時之田曰春苗秋蒐冬狩穀梁言四時之

田又曰春田夏苗秋蒐冬狩與周禮左傳爾雅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全何也曰蓋公穀之誤楊士勛謂二傳或取異代之法或當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凡周禮等經皆所不信毋乃僻乎

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自是魯君行狩經據實書之杜謂虞人修常職非公親狩公穀言非狩而狩爲獲麟大之恐未然曰虞人不合稱狩若爲獲麟卽稱狩亦不足見大范甯又謂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以此爲非狩之驗則桓四年春正月書公狩于郎何耶蓋蒐苗獮狩之分春夏秋冬是對文爲義散文則通如四時田獵皆曰蒐也孔疏據何休注謂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杜注桓四年傳全變周言夏非春秋之法禮儒行冠章甫之冠疏云孔子著殷冠以立爲制法之主所行

多殷禮不與尋常全得毋生今反古歟曰此說非也孔子每事必言從周何嘗多用殷禮公西華謂端章甫豈以殷之服色贊相當代大典哉

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依劉氏以五十爲卒字之誤然否曰集解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解極融徹似不必改卒字

易大畜童牛之牯注疏釋文本義解牯字或訓爲止或改爲角或別爲告或以爲楅將何從曰牛角善觸著木告人以止其觸是謂楅衡而童牛無角何須用楅蓋牯如書費誓之牯牛馬閑牢也書疏引鄭氏作桎牯解亦非

左襄廿九季札觀樂其敘詩之次何以與今異曰王通中說謂幽居變風之末者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終之以幽言變之

可正惟周公能之明邵寶學史云秦將大矣秦大則中國之患聖人有憂焉故退之二說頗得幽後於曹秦後於魏之意或孔子更定之歟

大父命予名爲衆以行次第三也一日丁丈希曾來塾徧問兄弟諸名因曰子名若取詩衆維魚矣之義則不可請其故曰舊解皆強說難通衆乃螺字之省與蠡全說文作蜃春秋桓五年左穀作蠡公羊作螺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鱖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滿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兆此說甚確翁命記之

仙傳言魯定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信乎曰妄也春秋不書定公母薨安知非前卒好事者遂造爲此說耳



今食品首推燕窩未知有故實否曰燕窩見於明人說部者如王鉞暑臆臆說王世懋閩部疏陳懋仁泉南雜志不一吳梅村有五律一首常熟王露潛譽昌著崇禎宮詞一卷有云翠釜朝朝淪燕窩自注上嗜燕窩膳夫煮就羹湯先呈所司嘗之遞嘗五六人參酌鹹淡方進御

杭俗重陽栗糕及年終祭神三牲皆插五色小紙旗是何意義曰此但爲觀美耳然亦有本周禮肆師疏云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盆盎覆於上爲徽識小旌書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此其遺意歟

楊椒山公有王勃然變乎色文隆萬文刻本皆選之衆亦讀過父執翁誦芬先生謂非楊公作必有所見而忘其出吾父檢示尤展成述祖頌言此文乃其先世尤鈿字洵美所作因感

時事借名楊公爾又檢示衛壯謀輯明人文行集有楊公會  
墨禹思天下有濁者一節文乃嘉靖丁未科公在三十八名  
間妾稱側室起於何時俗謂之偏房也曰左傳卿置側室趙有  
側室皆指庶子漢書賈誼疏凡室之執全其移以稱妾或說  
起於六朝引宋書謝靈運傳陸展染髮欲以媚側室爲徵  
然韓子八姦篇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漢文帝賜南粵王  
書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淮南修務訓楚莊之琴側室爭鼓  
之則秦漢已然矣偏房之稱亦古不可謂俗列女傳晉趙衰  
妻頌曰身雖尊貴不如偏房

宋金華方思菴墓  
版文稱妾爲少房

會典五品以下官非翰詹科道不許服貂蓋貂爲珍裘不比狐  
貉之屬貴賤可通服也曰竹書紀年云魏襄王十七年邯鄲  
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則自周末已重之

查悔餘詩集有和史耕巖學士料絲燈七律四首自注范致能  
上元吳中紀事長律所載燈名甚多獨不及此品未知別有  
所考否曰明延陵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料絲燈之製始於  
雲南宏治間邑人潘鳳號梧山善丹青有巧思煉石成絲如  
式倣製於是丹陽絲燈達四海近日里中王又元巧翻新樣  
可稱絕技然梧山乃造燈鼻祖據此則明中葉方出范石湖  
安得見之

象碁相傳周武帝造以帝撰象經也楊升菴謂非今之象戲則  
今戲不知誰製見諸吟詠者亦甚少唯白香山春深詩有兵  
衝象戲車之句曰宋呂陶詩縱橫各有往來道勝負豈無名  
利心終局漫誇兵得地在宮渾倚士如林又云星布重重陳  
腳深不須輕敵事相侵渡河雖藉奇兵勢對壘難知老將心

劉後村詩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連營稟中權四壁設堅  
械三十二子者一一具變態先登如挑敵分布如備塞盡銳  
賈我勇持重伺彼怠或遲如圍莒或速如入蔡遠炮勿虛發  
冗卒要精汰負非由寡少勝豈繫強大昆陽以象奔陳濤以  
車敗匹馬郭令來一士汲黯在獻俘將策勳得雋衆稱快我  
欲築壇場就可建旗蓋讀呂劉二詩是卽今象碁也

俗傳諸神皆呂尚所封凡門戶上多貼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  
九字當亦有本曰史記封禪書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  
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  
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  
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則俗傳不盡誣矣太  
平廣記引金匱說此事更詳五車二馬乃四海之神祝融句

芒顓頊蓐收與河伯風伯雨師也

御覽天部引金匱小異

西湖淨慈寺運木井傳是宋嘉定時道濟大師遺跡果可信否  
日事固難信然神力奇幻有不可以常理測者明包汝楫南  
中紀聞東林寺遠公募造木植俱從小池中浮出號出木  
池遺趾尚在何燕泉餘冬序錄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  
部尚書宋禮承命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一夕木忽  
自行所過聲吼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損事聞詔封其山爲  
神木山建祠歲月祭享觀此二事濟師運木不得爲誕

小青事前人多言析情字爲小青其詩詞皆僞託然李敏達西  
湖志載支如增小青傳言其爲武林馮生姬名元元字小青  
姓不傳有楊夫人者絕愛憐之卒年十八時萬歷壬子歲也  
又引張潮虞初新志云小青馮姓女弟紫雲歸會稽馬髦伯

則實有其人矣未知馮生爲誰曰施愚山嘗以問陸麗京云此故馮具區之子雲將妾也楊夫人乃錢唐進士楊廷樞元蔭妻楊與馮親舊夫人雅諳文史故相憐愛見愚山蠖齋詩話李志未攷及此是以多疑辭

昔人言開通元寶爲得輕重大小之中始於武德四年終唐之世行用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無盜鑄盜銷之弊不知今亦可行否曰杜子美歲晏行云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則未能無弊大抵患在銅少耳

古歷以驚蟄居雨水之前穀雨居清明之前自漢迄今雨水先於驚蟄清明先於穀雨攷禮月令疏謂劉歆更改氣名洪容齋依春秋疏謂太初時改二說孰是曰皆非也漢志歲術是依劉歆三統歷所載節氣與古不殊則氣名之改不但非始

太初并非始於子駿蓋東漢章帝時用四分歷乃改之司馬彪續志可證故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漢志注云今日雨水今日驚蟄今日清明今日穀雨鄭班二公處於孝章改歷之後特注以明之獨蔡邕月令問答謂四分仍用三統以驚蟄先雨水卻不解何以岐異

晉唐以來人日登高爲故事何以今無行之者曰古行而今廢其事多矣卽如登高有在上元者隋文帝於正月十五率近臣登高見諸史石虎正月十五有登高之會見鄴中記不定是人日又有在七夕者嵇含詩七月有七日蠶動思登高而作重陽會者亦不定是九日容齋續筆云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附近上已

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上已改取十三日可也東坡有菊開時卽重陽之語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南唐重陽會是初十日山陰黃大宗游西溪於九月二十九作再展重陽之會魏叔子集有序

朱映溍與范建其師坐談舉宋人解論語二條以南子是南蒯非衛靈夫人老彭是老子之側訓彭爲旁非彭祖不知宋人爲誰曰此孫履齋示兒編之說也孫名奕與東坡全時坡集有次韻孫職方蒼梧山詩履齋說經多新別不足爲準唯解周書文王卑服頗有意義其言云文王知君臣之分不可犯也故卑躬以服事殷而已唯其卑以事殷則安時處順得以日勤於民田之事豈先儒所謂卑其衣服者所得而盡焉韓文公五箴其知名箴云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與舊解異豈別



有本歟曰吳玉搢金石存云此解實爲有理卽君子恥聲聞過情之意不知韓公論語筆解亦作如此箋注否

明史外國暹羅傳交易用海貳是年不用貳則國必大疫貳字讀何音曰陸萊仲云李時珍本草綱目古者貨貝用爲交易以五爲朋今惟雲南用之呼爲海肥俗作貳音巴以一爲莊四莊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索肥貳皆字書所不載蓋肥字之俗體也貝巴八三字屬幫母聲可互轉貝字从目从八俗再加八旁耳王圻續文獻通考暹羅國貿易以貳子代錢史忠正可法母尹氏夢文文山入其舍而生陳恭潔良謨夢拜文山於堂下文山揖之上忠義亦前定乎曰世當衰亂天必生一二偉人以扶植正氣爲一代之後勁不關事之成敗也張鳳翼夢占類攷天祥大父夢一兒乘紫雲而下旣而復上

行生天祥故小名雲孫字天祥以字行名履善及廷試第一

理宗曰天之祥宋之瑞也字之曰宋瑞白潢西江志

查初吉白筆

安黃土灣有龍潛焉宋文公儀嘗夢潭中龍卽其居隨產文

山雲霧臨潭日淺塞旣死柴市土人復夢有乘輿擁入潭

中者旦大雷電風雨潭漲如舊矣

紫雲龍潭二事並見信國集紀年錄

魏楊大眼不多識字而口授作露布何以能之曰古今不乏奇

人蜀王平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周梁臺不

過識千餘字口占書敕辭意可觀全是異才許青瑩乃濟云

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世祖逼令作詩慶之口授

顏師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

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慶之嘗言衆人雖見古今不如

下官耳學也此亦可與大眼露布相例

司馬溫公嘗言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唯王勝之耳不知勝之何人曰勝之名益柔河南人官龍圖閣直學士父曙參知政事寇萊公壻也洪景廬邁手書通鑑凡三更不可及通鑑胡注凡九千五百八十六葉

洗冤錄不知何人所作今刻本不題姓名曰錢竹汀云曾見宋槧本朝散大夫新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宋慈惠父編有淳祐丁未嘉平節前十日自序宋史藝文志不載慈里居亦未詳官司檢驗至今奉爲金科玉律但屢經翻刻不免後人增改輟耕錄記勘釘事以爲荆閩此書已先有之矣

丁未五月廿七日獅虎橋民家產子一胞四男旬餘皆死亦屬

異事曰此尚未爲異也李奇生勾錄載一事云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北直易州呼姓民家婦產一胞棄於郊其婦之父忽夢男子三十六人向彼求救醒往壻家詢所棄胞用刀剖視則三十六小兒也見風而長乃往報官官以上聞官給乳媼俟長引見其事果眞豈不怪異

成子三弟自幼向學未嘗一游西湖不幸以咯血早世年僅二十有一尊卑咸悼惜之弟婦金氏於其病中來歸尤可哀憫也旬歲之後檢理所讀書得此數紙久存素篋因爲鈔而列之亦足諷其用心之槩爾弟卒於乾隆己酉四月四日其時先叔父夫菴公初從京師返里哭之以詩云吾兄膝前猶子四歸來拜兄唯見二遺婚鹽山是其次以療死者成子字我聞此耗難制淚入門迎勞伯與季憶昔

隨父南蘭陵兄三舉子詒書示僕指今裁二十年稟命不  
融中道躓其婦聞病毀妝至采采芣苢矢不貳兄嫂向我  
泣且言子死翻爲賢婦累知子必死願爲婦一死一生存  
節誼嗚呼此事真堪家乘記今距叔父之歿已十四年弟  
又先四年而歿追念疇昔能不悲愴雖然何敢使吾翁見  
之哉傷懷抱矣嘉慶丙寅小除日兄學昌識